



稽瑞樓文州

計十三篇



稽瑞樓文草

論唐宋文

海虞陳揆著



古之為文者未嘗徇時而亦不能違時世之論文必曰唐宋諸名家而諸家之文未嘗不因其時也唐之文莫盛於元和之間韓李之徒以明道復古為任能力去僞儷之習然昌黎所為碑誌酬應之作時或出於好奇至皇甫持正孫可之繼之益務奇異而追琢其詞若樊宗師輩又不勝其怪矣歐陽子之文出於昌黎其在韓門與李習之為近而世之論者以為韓歐之文有古今格制之不

同何也當宋慶歷嘉祐之際世運休明人材之盛軼於前代一時
文章炳焉追盛漢之隆而海內學者莫不從而化此唐之君子韓
李之徒所為日月以幾而不幸不遇其時者也而世之論者以為
歐蘇之文力不逮韓豈其然哉蓋嘗論之唐人之文詞勝於意而
宋人之文意勝於詞此時勢使然不可強也以昌黎之力去陳言
而碑誌酬應之作不能不以詞勝其為順宗實錄規撫史漢而世
遂以為譏然則皇甫孫氏之以文名世又安得不為彼之文乎且
夫偶儷之辭韓子所謂近於俳者也而如樊宗師所為與其所謂
俳也亦何以異而韓門諸子猶未免為此至歐曾蘇氏出而後廓

然一雪之也由此觀之有宋之文實韓門諸子所欲為而未及者
時使然也昔韓子送孟郊序獨稱李習之之文習之在當時則知
者歎矣而廬陵得之遂能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豈不係於所遇
耶

論書貴舊本

餘姚廬太史好校書嘗亟稱舊本之書其言曰凡書所以貴舊本
者非謂舊本無一誤也近時之本曾經校勘者非不賢於舊本而
專輒妄改者不少矣舊本之誤猶可循其字之形與聲而得其真
若近時本則率意而竟改之矣此舊本所以可貴也蓋近時校勘

之學盛行盧氏之書稱為至精而其論如此予少喜聚書生平無
他嗜好常汲汲於此顧尤喜舊本書每用以是正文字略識一二
而予性既魯學問未至荏苒歲月精力早衰近年來頗深悔之然
於舊本書則猶好之不厭斤斤愛惜不能自釋豈非所性之僻不
可強耶因思人之嗜好固有不同而古之君子亦有類乎是者以
歐曾之學而惓惓於金石文字雖殘碑斷碣猶有取焉若以舊本
書例之亦不為愧矣然自校勘之學盛行於世世皆知舊本為可
貴藏書之家爭羅致之以相誇而鬻書者又因以為利如予之無
力又安能攘臂其間自附於當世好古之士耶猶幸一二零落篇
籍多藏之家以為無足重而予之鄙陋得稍聚之以適吾所好爾
然而書所以貴舊本者非獨校勘之為貴也夫古人遠矣而古人
所讀之書與今人不甚相遠也而今又得其所讀之書如接其警
歎而見其手澤展卷以思古人之所學如彼而今之人何以不能
及也且思此書之傳閱幾百年異時學者幾經沉潛反復而獲此
書之益至其聚散往來零落殘缺又知身外之物不能自必而古
人所以長存者則有在矣是故予所以喜舊本者以為好古之士
其情當然而不必為校勘者貴之也

月霄年甫冠即留意金代之文歷覽奇書探討靡倦聞吳興舊家
有未見圖籍欣然往觀盛暑之月挈友至金陵僦居老氏宮緡閣
經藏錄金文數十篇而歸其精勤如是予觀元世修金史蘇伯修
著三史質疑稱金之儒士蔡珪鄭子聃翟永固趙可王庭筠趙鳳
皆有文集行世而是時俱不復存因欲訪京畿諸大姓墳墓碑文
以供採擇則知金人之文散佚久矣又觀姚牧菴集當元遺山編
中州詩同時有馮渭清甫者嘗蒐輯金代遺文積若干百卷清甫
生於金末與遺山李樂城輩往來當時諸儒之文疑其猶可考而
是書元代即已無聞故伯修與修史諸公亦未之見也月霄此編
蒐羅廣矣以數百年散佚之餘而綴緝如此世之君子論次歷代
文章其必於是焉取之矣月霄好學多藏書予嘗得其書目時時
從之借閱因獲見此編而樂為一言

跋久芳居學吟

右予姑丈李君遺詩予從李氏假閱稍汰數首蓋以吳頊儒先生
所述事畧附於後仍繕錄藏之李文之沒年甚少未竟其學故所
存詩無幾然其性情氣誼已自可見而予獨重有感者方頊儒先
生館於吾家李文與之善每昕夕過從流連信宿一時親戚往來
之樂屢見於詩自李文沒吾家日以多故當年景况遂不可再得

撫茲遺編不能不為之嘆也道光二年端午後一日

亡室張氏述

室人張氏諱昭容胎文人明建寧守文麟之後父諱彬諸生早卒
母陳孺人守節旌表予從姑也室人始孕母氏夢至月宮見水
晶宮闕異香紛郁心異之及生而質性爛雅美姿容蓋鍾愛焉七
歲喪父有遺腹第一人族人利其產屢構蒙家遂中落年十三許
字於予暨昏禮有期而吾先妣卒既免喪室人來歸事吾祖祖以
為賢既而以吾祖命迎養母氏未幾吾祖卒母遂往來吾家母性
峻潔婢媪鮮當意室人善事之朝夕致甘毳必精以潔母意安焉

嘉慶二十一年春里中有痧癘之病徧相濡染其病多猝起不救
時吾家一婢病而母繼之室人驚駭不知所措是夜目不交睫其
明日清晨設香案中庭向天默禱俯首竊淚下及黃昏母病危悞
葺醫束手家有小樓奉佛室人謂予曰事亟矣我且求於佛以香
湯進之可乎遂隨一小婢往久之不下樓予固心訝之俄持一紅
帑函至取淨水屏左右跪而煮之進之母時倉猝未喻其故也中
夜母病益亟室人亦病熱不能起予以燈視之痧癘過體涕泣交
頤呼母而已及黎明母歿伏地慟哭左右曳之起哭不能出聲頃
之遂不語延醫視之則齋已內陷不可為矣自是日向午至翌日

日暮臨終手足震悸如小兒失驚狀終無一語其曠時母大殮家人哭猶似注耳聽之者悲夫室人既歿予啓其兩手有絳色網纏右腕解之則中傅香灰血殷然剝肉一片始知前所進香湯者剝臂以救母也其綱則是月朔日命母侍嫗進香錢塘用以裹香者家人猶識之室人之歿為三月十二日距生於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十日得年三十八歲治家寬而有禮左右使令從無疾言遽色予好聚書每減衣節食以佐其費過姻黨調恤之事未嘗不贊成之予頻年患目疾為之日夜不安慰藉備至及母氏之病病既猝起未可動又念母以節行膺旌役於壻家於母心有大不安者以故

捨地呼天莫可奈何割臂救母而母終不可救以至心驚膽裂從母而死亦可悲矣室人之歿也戚里之間莫不驚嘆痛惜悲其行一時措紳之士多為詩若文以嘉之予故稍次當日所述者庶後之子姓有以考焉

仲姊哀辭

仲姊諱淑嫁里中曾氏為曾君福謙之配享年四十有四以道光元年正月四日卒姊少有婉嫕之行既嫁事舅姑能致其孝中年艱於子嗣質其釵珥為夫君置筵室視之甚厚相夫治家內外咸屬僉稱其賢不幸善病有痰眩之疾所生女子一人早慧又夭死

妙以是恒自悼傷竟至不起疾革之際神明不變其所以為予言
及所以慰其夫子其言尤可憫愍惻既卒之踰年將葬於北山之
兆日月有時因為之辭以誌予哀其辭曰

獻歲之始日初昕兮汨吾徃視慘離兮氣息憊憊至苦辛兮猶
有遺言黯傷神兮瞻懷弱弟念良人兮逡巡委婉臨死而不失其
真兮嗟妙之賢者里鄰兮胡德之厚命則速兮憂傷憔悴及茲辰
兮顧我哀然淚盈中兮嗚呼哀哉

被裘公贊

被裘公之事諸書所載不同藝文類聚引魏隸高士傳云被裘公

者吳人也按魏隸之書他書無所見以太平御覽考之藝文所引
十數人並見嵇康高士傳中此魏隸名姓蓋字形之誤疑即嵇氏
書也嵇之時典籍猶多其言被裘吳人當有據云被裘之行高矣
延陵季子之賢猶以為不知己者而遠去之然季子不以為非且
與之為禮從而謝焉如斯人者潛形匿跡甘於枯槁而避造之聞
猶能自見如此不可謂之不幸矣方季子歷聘諸侯所至之國交
其賢士大夫傾蓋如舊其於吳國之士豈獨無所取耶抑君子取
士必先於一鄉而後推之一國及於天下倘鄉國之士猶有所遺
何暇及於天下之賢耶昔太史公叙游俠稱四公子之徒招致賓

客而以延陵並言或者疑其說以被裘之事觀之其殆信矣噫被
裘之行高於侯嬴世之君子過延陵故墟其亦有佇想夷門者夫
按中散叙聖賢高士人系以贊今其書散佚屢有存者予吳人也
竊感被裘之事而補其辭曰

句吳之鄉爰有時人特維五月被裘而薪飲冰厲操衣褐懷珍彼
地之金孰非埃塵貴不如賤富不如貧延陵所見可愧買臣

毛民贊

郭景純山海經注曰今去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洲
島上為人短小面體盡有毛如豬能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吳

郡司鹽都尉戴逢海在邊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言語
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惟有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市
井漸曉人語自說其所在是毛民也大荒經云毛民食黍者是矣
予按宋書州郡志南沙縣本吳郡司鹽都尉署晉咸康七年始立
為縣此事在永嘉中當得之吾邑境內是時暨陽以東通謂之海
蘇峻既平庾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斯其證也予既錄此事
補邑志所未備暮春之日閒居多暇檢閱景純舊贊曠懷物表欣
焉樂之又系之辭曰

沙中之邑司鹽舊治渺渺滄溟紛紛詭異維特永嘉衣冠漂寄彼

獨何人矜其門地我懷柴桑讀書娛志泛覽山經述茲遺事

麟之趾說

麟聖王之瑞獸世不常有以不常有之物而周南詩人再三咏嘆疑文王時麟獸曾至故其辭云爾然麟之來至可謂瑞矣而詩人無所言獨侈言子孫之美公族之賢長言不足嗟嘆無窮何也推詩人之意豈不以為聖王在上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固無所不有而惟是子孫濟美公族多賢有未易得者今以文王后妃德化之盛而子姓振振無不一出於信厚公子如是公姓如是推之公族莫不如是一門之內毓秀鍾靈此誠可謂周室禎祥為希有之瑞

矣歐陽子釋此詩謂宗族同姓有信厚之行以輔衛公室如麟有足有額有角以輔衛其身黃氏棟非之以為詩人但言公子信厚未有輔衛之意今按此詩雖無輔衛之意然其言公族公姓則固推及宗室非獨謂文王孫子也竊謂文王之時周室懿親莫如太伯虞仲方句吳之始端委開基荆蠻百姓從而歸者千餘家是此詩所謂麟之角振振公族者自汝墳江漢以及句吳之民莫不因此慨慕矣吾黨之士生太伯端委之鄉而登覽虞仲之山當知古之人所謂希有之瑞者非有他也有關雎之德致麟趾之美而子孫族屬無不一出於信厚古之人所以為瑞者蓋無大於此也

木瓜說

木瓜之詩諸家多從序說而朱子非之慶源輔氏誦法朱子其於此詩獨以集傳為疑謂若只據詩文為尋常問遺之意以明先施雖薄而後報者厚是亦忠厚之情也及觀賈子禮篇引此詩而釋之云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報矣弗敢為報願長以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按賈誼此篇所引騶虞之說本於魯詩此木瓜之義疑亦魯詩說也賈子之說今雖不能詳考而為下報上之義則無疑矣輔氏所解亦可發明然未若誼之書本於古訓尤可據也而或者以為上施其下止於木瓜桃李而下之報上乃以瓊瑤

珮玉疑其言為過不知上之所施雖有不貲之費其實惠及民常不過斗升之微下報其上雖無珍異之物而竭蹶以供則奚啻瓊瑤之重也雖然詩人之意猶以為未也以為報施者尋常問遺之禮而下之事上則何敢以為報也弗敢為報而欲報之意終不能已故曰非報也永以為好也因思衛人作此詩蓋本於武公之言抑之篇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言報施往復理之必然也而此詩則變易其辭為瓜瓊不等之喻又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言君民上下報施無窮也而此詩又深答其情有永以為好之言蓋衛國雖衰而康叔武公之

澤在人盛德至善終不可忘故其君子猶能誦習先公之遺訓而
曲致其愛上之忱播於里巷歌謠者如此此亦可見民情之厚矣
愚故取賈子之書以備詩之一說

緇衣說

緇衣之序云國人宜之而美其德毛傳則云諸侯入為天子卿士
受采祿是謂周人美之矣凡後序之說有毛公所未見者此類可
證也正義述毛之意云采祿王之所授衣服王之所賜而言予為
子授者其意願王為然非民所能改授之也今以其說考之武公
為周司徒當平王之世於時周室道衰萬彙興刺如武公之賢善

於其職而王之恩遇未可知也即一時委任之隆而君臣始終之
際又未可知也緇衣之敝誠恐其不能改為不能改造不能改作
也此詩人所以為憂而述其私願之情反復而不能自己歟宋慶
歷中進用韓范諸大臣石介作詩頌之而當時或以為非及建炎
播蕩李綱為汪黃所逐陳東發憤上書遂及於禍當周之東遷艱
難倥偬大抵猶建炎之際而鄭武之賢為國重臣周人愛之與宋
人之歌詠韓范諸公及南渡之民冀李綱之再相其情亦曷有異
乎雖然詩人之辭優柔不迫非如石守道陳少陽之徒詆訐叫號
徒足以激時君之怒而無救於用人之失觀此詩所稱改衣披絮

殷勤繾綣情溢乎辭使人主聞之將油然而生其好賢之心而言之者無罪百世而下讀其詩者猶將如見其愛慕之忱也

伐檀說

伐檀之詩序以為刺貪朱子集傳以為此君子自勵其志而詩人歎之二說不同今考諸詩文以推作者之意如序之說嫉世人之溷濁而慕君子之潔清一薰一蕕反復相形集傳所謂感歎者固在其中如集傳之說美君子之勵志恥為衆人之苟得不耕不獵終無妄取此序所謂刺時者亦在言外然即二說較之主文而論諫舉彼以形此固詩人常情也刺小人在位而傷君子在野此詩

之序似得其旨矣且詩人所以深刺夫貪者非徒刺在位之貪亦所以悲民之窮也試思魏國之民方崎嶇十畝之間而在位者顧侈其百廛之富世族之子或不免於米莫為生而食祿之家乃競以懸貮為奉此時之民何以堪之彼君子稍知禮義又豈忍因緣附會苟旦夕之食而無槩於心乎此詩所謂不素餐兮者誠見義不可餐而欲潔身明之者也抑嘗考之古詩遺音至兩漢時尚有存者故杜夔在漢末傳雅樂四曲並古聲辭而伐檀其一也又司馬相如上林賦亦有悲伐檀之語蓋據其聲而言之由是論之此詩之音節必有憫時病俗感慨無聊者詩人之意當如序說又可

證也

菁菁者莪說

詩序云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正義釋之曰南有嘉魚言樂與賢南山有臺言樂得賢彼謂在位
之人樂得賢者本在上之心此則下之所樂樂君子之能育材與
彼別也又曰經言喜樂者謂被育而喜序之所言謂他人見其如
是而喜樂之非獨被育者也按如正義之說是此詩所謂喜樂者
詩人所稱與序異指而此序所稱與餘詩之序又異也竊惟成周
盛時教化明而和氣洽思皇多士蒙國家之養育禮儀有叙寵錫

便蕃既見君子而樂可知已夫國家之養士所以為民也賢人用
而億兆之人並受其福古之人無數譽髦斯士即他人見之而樂
可知已抑所謂君子在位之人獨無樂於是乎得天下之英才而
教育之而藹藹吉士維君子使藹藹吉人維君子命即君子之樂
亦可知已於是之時海內之士莫不喜悅如詩人所稱菁菁之莪
逢時而向榮汎汎之舟乘流而自在見君子而所值之物無不可
喜者周道之隆其斯謂至樂乎吾獨感夫莪之為物託於阿陵洲
汙得其所養則有菁菁之茂彼蓼莪之詩所謂匪莪伊蒿匪莪伊
蔚者猶是昔日之芳草也而榮華之興憔悴其異如此此菁莪之

詩所以尤可樂歟



